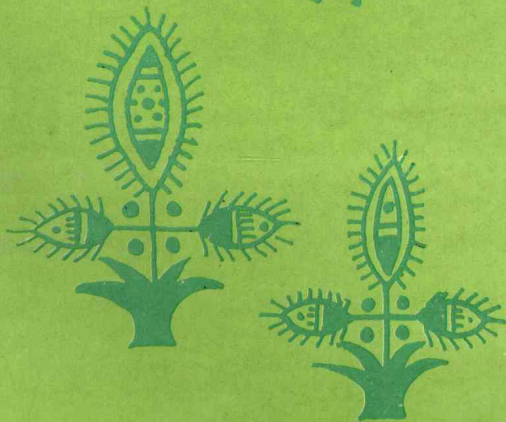


山居鳥言錄

秋
阳
著

貴州民族出版社



山居鸟言录

秋 阳 著

黔新登字（90）04号

责任编辑：谭良洲

封面设计：吕凤梧

技术设计：张声伟

山居鸟言录

秋 阳 著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市北路68号）

贵阳市大南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8.5印张 112千字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7—5412—0268—1/I·97

定价：4.50元

序

去岁金秋，秋阳几次到我家来，每次都带些他写的文章，嘱我看后谈点感想。我饶有兴趣地看完了这些作品，前前后后总有几十篇吧！最近，我高兴地知道贵州民族出版社即将出版他的文集，我愿作为文集的第一个读者谈点自己的认识。

秋阳是徐平同志的笔名。秋阳同志和我相识是四十余年前的事了，那时贵阳初解放，他从大学抽调到贵州省青年工作干部训练班学习，是一名“笔杆子”。以后知道他是黔东南苗族聚居的凯里市人，家住万潮镇。清水江的乳汁哺育他长大，香炉山的锤灵秀气将他心灵陶冶。他在念中学时，就喜欢阅读进步的文艺书籍，好发议论，一次在墙报上议论了校务的是非，遂被学校当局以“不交学膳费”为口实，使他辍学了。但他在进步老师的援助下，终于考上了大学。后来在学校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中，还是积极分子呢。青干班结业后，四十余年来，他长期从事文化宣传、记者、编辑工作。从事宣传工作时，他善于了解群众；从事记者工作时，他长于贴近生活；从事编辑工作时，他惯于掌握时代脉搏的跳动；这些对于他的写作是有利的。

集子里的文章，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散文，二是文学的理论研究和评论。

先谈散文。秋阳的散文具有多姿多态的风貌，随笔、小

品、游记、札记、速写、书简等形式都有。收进这个集子的《高原的路》，曾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年散文集》中。好的散文常常是形散而神聚，事虽细微而情深意浓。《高原的路》似乎也是对历史典籍、神话传说、现实景物随手拈来，信笔写去，但却神髓相贯；贵州高原由蛮荒到文明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只有在今天，有了能载负奔腾列车的四通八达的路，高原的山川才放出异彩，草木才发出光和热。作家对此发出深沉的感叹：“有那一个朝代能像今天这样，让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发挥自己的能工巧技呢！”好的散文亦同好诗一样，能使人感到余音袅袅，韵味无穷。“历史只能说明过去，它是前人给我们留下的遗产，而未来才是我们应该继续开创的，新长征任重而道远，高原的路更长。”我们该怎么办呢？难道我们不应该继续奋力探索前进吗？文章给读者留下了思考的余地。《山里的龙灯》将玩龙灯的民俗，经过审美透视和艺术升华，表现了淳朴的山民们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文艺作品描写民俗，绝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民俗事象本身，还应该探寻到文艺民俗背后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成因，以及沉淀在人们意识深处的观念形态。这才是文艺创作追求的深层内涵。山里人与城里人耍龙为什么不同？因为“他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而且旱涝不留情，那龙的神灵总是若即离若地纠缠着，于是在山间，耍龙灯就成了全乡人民命运攸关的一种大典”。作家对扎龙、接龙、耍龙、化龙的生动的描绘和渲染，抒发了作家与人民共命运、同祈福的情怀，使文章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习和民族气派。《从困顿中觉醒》、《觉醒后的跨进》这两篇札记，从鲁迅的一段人生旅程启示人们：鲁迅的路是从

无路中走出来的，他终于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面光辉的旗帜。其中的生活哲理发人深思。鲁迅就说过：“地上本来没有路，人走的多了，就成了路”。三篇《寄语香炉山》是一个游子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与故旧新朋的谈话，话题虽然是谈创作体会，苗族民间文学的源流和走向，但它寓情于景，睹物叙旧，据事说理，娓娓道来，使人感到自然而亲切。

这个集子除散文外，还收有文学评论和文学理论研究的文章几篇。文艺作品与文艺科学不同，前者需要作家灌注强烈的激情，后者则需要冷静的、缜密的分析，并作出必要的论断。《中国乡土文学源流试探》对“乡土文学”进行循名求实的探寻，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自是一家之言。在题目上用“试探”二字，我想可能是还有深入研究之必要。“乡土文学”在文艺界还有争议，别人有不同观点，亦可以讨论商榷。《探源察流，窥视走向》是秋阳对贵州民族民间文艺比较的思考，他对这个重要文艺理论课题研究的目的、方法和基本思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他希望更多的人做出一系列精彩的文章，推动这个课题的深入研究。在《谢六逸与鲁迅》一文中，秋阳从掌握的史料中，经过分析论证，得出这样的结论：“谢六逸和鲁迅不仅文艺观点是相通的，抗日救国的观点也是一致的，而且友好往来，并无恩怨之隙。”这不仅对于谢六逸——我国著名的现代作家、教育家，这位贵州文化名人的研究是很重要的，而且对于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也是很有价值的。《从〈徐氏宗谱〉看家谱在民间文献中的价值》应属文化史研究的范畴，文章对《徐氏宗谱》编纂的时间、背景、内容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考证梳析，肯定了家谱的文化属性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

和价值，应将家谱如同正史、方志一样，视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给予重视。

以上是我对秋阳的不同类型的几篇文章粗浅的认识，不一定讲得中肯和恰当。好在秋阳的文章已经摆在读者的面前，见仁见智，各人是能鉴赏出来的。

赵西林

1991年4月12日

目 录

序.....	赵西林 (1)
高原的路.....	(1)
寄语香炉山.....	(7)
为有苗岭竟自豪 ——寄语香炉山之二.....	(11)
悠悠江水情 ——寄语香炉山之三.....	(17)
刺梨酒香.....	(23)
神秘的湖.....	(25)
香炉山神趣.....	(30)
鸟趣乡情.....	(33)
山溪水趣.....	(37)
花开黄昏时.....	(41)
天府秀竹.....	(43)
但愿春兰香万家.....	(46)
山里的龙灯.....	(48)
穿越山海之间 ——南行散记之一.....	(45)

深圳观潮	
——南行散记之二·····	(60)
琼崖揽胜	
——南行散记之三·····	(67)
榕江行·····	(72)
文化古城——织金纪游·····	(78)
笑 雪·····	(83)
笙鸣鼓和·····	(87)
山乡的桥·····	(93)
杜甫草堂冥思·····	(99)
帽子，衣服及其他·····	(101)
莫让“恋猴情结”纠缠·····	(105)
从幽默到幽默·····	(107)
从讽刺到幽默·····	(109)
鲁迅的笔——金不换·····	(111)
从困顿中觉醒·····	(116)
觉醒后的跨进·····	(122)
鲁迅“戏作”读解·····	(129)
无怨于生 无怖于死	
——鲁迅生命观·····	(145)
谢六逸与鲁迅·····	(149)
散文小议·····	(163)
要善于追赶时代的蜜源·····	(166)
塑造中华民族的艺术丰碑·····	(170)

探隐察微 刀入腠理	
——兼致钱荫愉·····	(174)
坚持文艺的人民性和民族性·····	(183)
探源察流 窥视走向·····	(190)
中国乡土文学源流试探·····	(196)
对民族文学的审视·····	(220)
从“革命文学论争”看文艺批评·····	(223)
从《徐氏宗谱》看家谱在民间文献中的价值·····	(230)
《徐谱》续记·····	(243)
后 记·····	(246)

高原的路

我爱高原的山川草木，更爱高原的路。因为有了路，高原的山川才放出异彩，草木才发出光和热。不是吗？茅台的芳香誉满全球，桐油生漆漂洋过海，樟梓杉柏变成雕梁画栋，乌金发出闪光的火焰，夜明珠照亮城市村庄，姑娘们浓妆艳裹，化作金色的凤凰……这一切，不都是因为路给他们插上了飞腾的翅膀？

每当我乘上奔腾的列车，穿山越岭，向前驰骋的时候，我总喜欢依窗凭座，远眺那高原的风光。但见眼前的山山岭岭，一排排尽往车后飞逝。望着望着，不禁思绪涌流，冥神遐想，想起了王阳明给贵州留下的诗句：

连峰际天兮，
飞鸟不通。
游子怀乡兮，
莫知西东。

顿时，脚下的车轮似乎离开了地面，腾空而起，车身象是一只飞鸟在天际遨游。

也许是“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的缘故吧，身居闹市，一出门就是车上车下，习以为常了。虽然列车进入山城不过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事，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头一次翘首企望，欣闻汽笛长鸣的那种兴奋、新鲜、稀

异之感已经磨的差不多了。似乎“飞鸟不通”的历史已经离去久远。感谢诗人的神来之笔，描绘了我们祖先“行路难”的史迹，教我们永记不忘。最有名的莫过于李白的《蜀道难》：“连峰去天不盈尺”，“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的确是很难很难的啊！难怪李白要慨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了！与四川毗连的贵州，其道路的艰难想来也是不相上下的吧！

我虽然生长在贵州，但对贵州的道路史几乎是一无所知。我只知道高原的路多曲折，多陡坡，多险道，极不平坦。什么“吊尸岩”，“七十二道拐”，“鹅翅膀”……真是隘害横亘，举步艰难。记得年轻的时候，从家乡到省城求学，三四百里的路程，竟然要走好几天。因为没有汽油，汽车烧的是木炭。在弯弯拐拐凹凸不平的坡道上，走走停停，气喘吁吁。坐在车上赶路，真是急得火烧火燎。说起来已经是“民国”，国民之国，交通仍然如此落后，真是不堪设想。为了表示对这种落后交通的嘲讽，人们奉送给它一首打油诗：“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修理六七次，八九十人推。”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对今天的人说起来，有谁会相信呢？也许有人会认为那讲的是神话。然而，它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最近读了一本关于古夜郎考证的史籍，始知高原从蛮荒到文明，经历了多么漫长的岁月。古夜郎曾闹过“自大狂”的笑话，被称为“蛮荒”之地，原因就是没有路。当然，“自大”之说并非夜郎侯的首创，它最早出自滇王之口。一次，滇王与汉朝使者谈话，他只知有滇，不知有汉，竟傲慢地问道：“汉孰与我大？”后来，夜郎侯也以同样一句话来

对待汉朝使者，这就有“夜郎自大”这个典故的流传。不管滇王也罢、夜郎侯也罢，他们的本意无非是想夸耀自己统领地盘的广大，但却暴露了这两个王侯对于汉朝辽阔疆域的无知。这种无知乃是“以道不通故”。侯王们，“各自以为一州主”，也就“不知汉广大”了。从这一史籍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就已经认识到：道路对于沟通思想，开阔眼界，交流文明的重要，并且为之历尽了艰辛。

通道路，尤其是通高原之路，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庄躡伐夜郎，夺取黔中之地，因“道塞不通”，无法返回。唐蒙出使夜郎，令修五尺道，犍道（今四川叙永县）令费工无成，被斩首。汉武帝想取道夜郎，探求通往身毒国（印度）之路，花了一年多的工夫，终无结果。王阳明被贬谪龙场（今贵州修文县）驿，面对茫茫荒野，怀乡的游子，也“莫知西东”。……直到周西成时代，进入贵州的第一辆汽车，还是用滑竿抬进来的。安装在贵州的第一台发电机，是架在马背上驮进来的。通公路，那是大半幅祖国的江山已沦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给逼出来的。至于铁路，不知多少人葬身山谷，才换来都柳线一段。但到“黔南事变”以后，这短短的一段铁路，也因为桥塌轨翻，再也听不到汽笛声。

曾几何时，际天的连峰之间，天桥飞架，鸟道即成通途。这可是花了整整二十年的艰苦劳动才得到的成果啊！二十年大大超过了历史上的二千多年。但不要忘记，这是我们的祖先为开发高原，变蛮荒为文明耗费了多少心血所建造的基业。要知道，这是高原人走了二千多年才到达的境界啊！作为高原人，我为此感到骄傲，也引以为荣。

一次，我乘坐的列车从省城出发，向东驶去，穿过一条条隧道，越过一座座山岭，跨过一道道急流，突然，眼前出现一壁方方正正的岩峰，啊！香炉山，那就是我的家乡。屈指计程，近二百公里，费时不到半天。望着这雄伟壮丽的山峰，一个少年时代的神话故事再次闯进了我的脑海。

那是在一个群峰环抱的村庄里，传说这香炉山并不是从来就有，而是一位神仙用赶山鞭从很远很远的天国赶来的。传说中的神仙具有无比的神力，他一夜之间能接连不断地赶着几座山，在天空中驰行数万里。这一夜，他赶来的头一座山，不偏不倚，正好落在东方。它的体格庞大，形同香炉，人称大香炉山。接着赶来的一座，与头一座形状相似，但体格较小，人称小香炉山。大小香炉山左右排列，相依为伴，给人间凭添了一派壮丽的景色。美是美了，只是两山之间留下了万丈深涧，虽然可以相望却很难相往。热心的神仙发现了这个美中不足，又风尘仆仆地挥动着手中的赶山鞭，奔向很远很远的天国，再去赶一座山来，让它架在两山之巅，使之成为一虹天桥。神鞭一扬，万千巨石滚滚向前，呼啸而来。谁知那司晨的菩萨已经熬不住深夜的寒彻，于是逗弄雄鸡提前报晓。霎时间，神鞭失去了它的神力，那奔腾急进的莽莽苍龙顷刻屏声静息，随即俯卧在广漠的旷野上，变成了一溪流水的岸壁。听了这个神话故事，使我产生了对那位神仙由衷的敬佩，很是责怪那个司晨菩萨的失职。要不是它的捉弄，大小香炉山之间架起天桥，那该有多美啊！不过，现今的香炉山倒也有一种天然的神采。每当东方破晓，云蒸霞蔚之际，绉绉青烟，袅袅升起，那石壁就象飘浮在天空中的一台大香炉，呈现出“炉峰生紫烟”的奇景，给人一种圣洁之

感。特别是登上山顶，环顾四野，一望无垠，人身犹如一只飞燕，俯瞰着大地，显得多么渺小。想想脚下就是那位神仙挥动神鞭驱赶这座山遨游太空时与他的弟子弈棋的棋盘，不禁神往：似乎觉得峰峦颤动，浮云飘飘，身子正浮在紫烟上，飘入太空。神鞭化作两个风火轮，在脚下滚动，我于是浮想联翩：要是能会见那位神仙，把他请到人间来，该有多好！

真正的神仙终于下凡，那就是人民的力量。脚下奔腾着的车轮，不就是集人民之力的大成吗？有哪一个朝代能象今天这样，让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发挥自己的能工巧技呢？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修路，后人得福。可是啊，历史只能说明过去，它是前人给我们留下的遗产，而未来才是我们应该继续开创的。新的长征任重而道远，高原的路更长。如果躺在前人给我们制作的列车上，任随车轮飞转，纵然可以环游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但其结果，除了饱览祖国的湖光山色，珠光宝气之外，又将得到些什么呢？它的终点只能是原来的起点。那岂不太愧对我们的祖先了吗？茅台固然醇香可口，可是我们岂能沉溺在茅台的醇香里，让它烁烁闪光的声誉迷住了我们的视线！

面对遥远的征途，我们应该怎么办？在困惑中我想起了屈原：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高原是祖国大花园中的一枝，要使高原的路通向四个现代化，让贵州这枝花与百花媲美，难道我们不应该以屈原为榜样，奋力探索前进吗？

汉武帝时代，是先通蜀道，然后由蜀通黔道。从赤水经

仁怀，进入黔中，至今仍留有盐道的痕迹，那就是众多的背盐者用拄棍驮背架，年多日久驮出来的拄印。今天，四川的天然气又已跨过长江，推动着“赤天化”轮机飞转，播下了纷纷的雨雪，给贫瘠的高原土地添肥加膘。蜀道已经遥遥领先，我想，黔道总不能安于现状，而是要加快步伐，追赶上去的吧！

1980年3月

寄语香炉山

《香炉山》编辑部的顾业才同志在信中要我给刊物写稿，并告诉我在近期的文讯上介绍了我的一篇散文，即《高原的路》，希望我谈一谈写作过程。

香炉山是我的家乡，为家乡的刊物写稿，是我们工作在外的家乡人应尽的职责，本不该推辞，可一时又不知道写点什么好。去年夏天，应邀去凯里祝贺市文联的成立，顺便回老家万潮去看了看，还爬了一趟香炉山。多年没有回家了，这次回来，触景生情，感受很深。返回贵阳之后陆续写了几篇短文，差不多都抖落干净了。然而我对于家乡的恋情依然如清水江一样深长。今年春天，市志编纂委员会来筑召开凯里籍同乡座谈会征求对市志编写的意见，本来我有另一个重要的学术讨论会，要去参加，为了对家乡的这本志书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决意辞去那个会，参加了市志的座谈。会后又写了几页纸寄给市志办，不管我的意见和提供的情况对市志是否有用，总算是我这个赤子的一份心意。现在提起笔来，首先应该向家乡父老请安，向兄弟姊妹们问好！

香炉山就在我的家门口。每天起来，我第一眼见到的就是那台挂在天边的大香炉。晴天，太阳从她的头顶升起来；雨天，云雾从她的头顶泼下来；如果下的是太阳雨，还可以看见一弯彩虹象是一座大圆门立在她的面前；夜晚，她又在